

披轻纱的小提琴

PIQINGSHA

DE XIAOTI QIN

贾万超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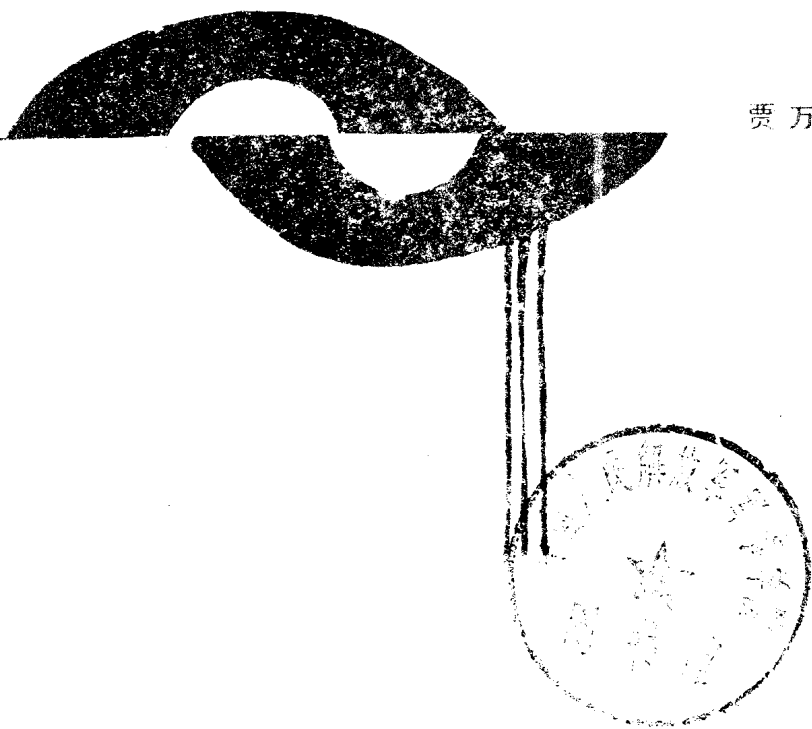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2 034 4029 5

披轻纱的小提琴

贾万超 著



内 容 提 要

她是个摆小摊的姑娘，有演员的风姿，有歌唱家的嗓音，被某剧团乐队指挥发现，破格吸收为演员。她爱上了他。“左”的思想的迫害，嫉妒者的作祟，他积劳成疾，离开人间时，赠给她一把小提琴……。一位有才华的小提琴手又闯进了她爱的圣洁的领地。他的风貌、才能、气质和死去的乐队指挥酷似。原来，这位青年正是那位指挥的胞弟。他（她）们深深相爱了。然而那位嫉妒者再次从中破坏，给他们的爱情以冲击和残害。小说就从这里写起，情景交融，波澜起伏，尾尾动听，形象生动。

封面设计：王 虎 鸣

披轻纱的小提琴

贾万超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4 印张 2 插图 205 千字

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000 册 定价 1.65 元

在一切罪恶的渊藪
中，嫉贤妒能给人类社会
发展带来的危害最大。

——作者日记

6/11/9

目 次

第 一 章	1
一 旅游车上	1
二 不平静的心	5
第 二 章	10
一 牵动情思的歌本	10
二 墙外飞来的琴声	14
三 “带刺”的家乡人	18
四 不和谐的交谈	23
五 两颗痛苦的心	28
六 友谊不容搀杂“砂子”	31
七 她决定疏远他	33
八 陷入情网	39
九 花台后面	42
十 小河边的倩影	45
十一 吻	48

十二	他们遇到歹徒·····	51
十三	寂静的病房里·····	55
十四	她打开爱情的窗户·····	59
十五	悲剧的序幕拉开了·····	64
第 三 章	·····	70
第 四 章	·····	79
一	痛苦的决定·····	79
二	“你哥哥是怎么死的?”·····	85
第 五 章	·····	91
一	摆杂货摊的女孩子·····	91
二	她遇到“伯乐”·····	97
三	“再见吧,亲爱的小巷!”·····	104
四	在陌生的环境里·····	112
五	登台之前·····	117
六	旗开得胜·····	122
七	夜半敲门·····	128
八	走自己的路·····	132
九	暗箭向他射来了·····	136
十	不能对她撒手不管·····	141
十一	关怀·····	149
十二	悬而未定·····	156
十三	胸怀·····	164

十四	情况发生变化·····	169
第 六 章	·····	174
一	一团黑色的云·····	174
二	情况在恶化·····	180
三	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·····	190
四	在水库工地上·····	194
五	师生情·····	198
六	晶莹的心·····	205
七	白塔下的泪光·····	211
八	“不必发电报!”·····	219
九	重返白马山·····	221
第 七 章	·····	231
一	齐云伯之死·····	231
二	死者生前的朋友·····	238
三	落雁山上·····	242
四	老潘头的讲述·····	245
五	嫉妒者·····	259
六	他跨进犯罪大门·····	266
第 八 章	·····	271
一	丑恶的灵魂·····	271
二	心灵上的创伤·····	280
三	逆境、事业与人·····	286

	四 一条白纱巾·····	292
第 九 章·····		297
	一 生死搏斗·····	297
	二 嫉妒者的结局·····	302
第 十 章·····		310
	一 归国途中·····	310
	二 爱情的俯冲·····	313
	三 “嗒嗒”的雨声·····	321
	四 郑团长的来信·····	326
	五 披轻纱的小提琴·····	328
第 十 一 章·····		335
	一 秋夜静思·····	335
	二 意外事件·····	339
	三 琴声,回荡的琴声·····	344

第 一 章

一 旅游车上

公元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。

一辆漂亮的旅游车，在西南某地碎石子铺筑的盘山公路上轻快地驰骋着。由于气候干燥，车轮掀起的股股黄尘翻腾着，久久不得消散。公路两旁那些小树的绿叶，被厚厚的尘土覆盖了。车内的乘客大都是些打扮时髦的年轻人，有的手里拿着乐器，有的胸前吊着相机。说话声、打闹声，压倒了汽车的隆隆声。

在这辆充满欢乐气氛的旅游车上，后面一排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轻姑娘，蜷缩着身子，双手捂住勾到膝前的脸，耸动双肩，伤心地抽泣着。她那一头浓密、松软的黑发，象瀑布似的流泻而下，成波浪形很自然地散披在肩上，虽说显得有些蓬乱，看上去似乎几天没有梳理，却也还是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。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衣，左胸上绣着两串紫红色葡萄花；下面系着色泽鲜艳的天蓝色百褶裙；脚上穿的是肉色丝袜和半高跟水晶鞋。她一上车就在悄悄饮泣，即使

周围有人好奇地盯着她，低声地议论着，她也不去理睬。在这位姑娘的旁边，还坐着一位年纪与她差不多的姑娘。这时，不知谁打开收录机，播放起歌曲来：

朝霞似锦，晓风阵阵，
古城的小巷静谧幽深……

歌声优美动听，富有少女的妩媚和温柔。闹哄哄的车厢里一下子静下来，人们都沉浸在被歌声描绘的优美的意境里。

有人在低声议论：

“这是《一条白纱巾》的主题歌。”

“对。我也看过荣阳市歌舞团女歌星罗光琼的演唱。这是录制的她的原声。”

人们并没有认出来，坐在后面抽泣的姑娘就是荣阳市歌舞团的著名歌手罗光琼，坐在她旁边的姑娘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郁小凤。

这阵，听到收录机播放的歌声，罗光琼哭得更伤心了。泪水从她白净、纤细的手指缝里浸出，洒在洁白的衬衣上。

郁小凤摇了摇她的胳膊，说道：

“你这样，不是存心毁坏自己的身体吗？光琼，你还是冷静些吧。”

见她不听，只顾抽泣她的，郁小凤叹了口气，慢慢闭上眼睛。颠簸的车身象摇篮一样，慢慢地催她进入梦境。郁小凤留着兰花式发型，鹅蛋脸，穿着杏黄色衬衣，青色绸裙。她睡了几分钟，睁开眼睛，然后侧过她那苗条的身子，望着

车窗外奔涌而来又急速隐退的蓊郁苍翠的山色，闻着散布在空气中的被强劲风力带来的野菊的淡淡清香。悬崖半腰石缝中斜长出来的野红枣树，前段时间那密密麻麻的红枣仿佛是燃起的一团团篝火，现在已被小鸟啄食无存，只剩下被太阳晒得蔫耷耷的绿叶。山脚下一片墨绿色的竹林中，飞出一对其它地方难以看到的小鸟：一只全身披红，短尾；一只全身着白，尾巴比身子长几倍。当地人管红的那只叫“祝英台”；白的叫“梁山伯”。这种鸟总是在一起，据说只要逮住其中一只，另一只便不肯离去，跟着飞来，发出痛苦的哀叫。被抓住的那只不是碰笼而亡，便是绝食而死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故事广为流传，因此人们对这种鸟儿也很喜爱，从不轻易伤害它们。郁小凤转过脸来，对同伴说道：

“光琼，你抬起头来看一看，这一带的风光太美了。唉，你呀，总是不听劝告。”

罗光琼不断用手绢拭泪，仿佛没听见郁小凤的声音。郁小凤兴味索然，摇了摇头，又闭上眼睛打起盹来。前面一排座位上，有个穿海魂衫的胖小伙，不时转过头，表情复杂地望一望抽泣的罗光琼。

昨天晚上，罗光琼演出结束，卸了装高高兴兴地回到宿舍，收发室丁大爷便给她送来一封信。她拆开信封，抽出信页，上面写着：

罗光琼同志：

我是你未婚夫齐坤的朋友。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：齐坤回到白云县的第二天，得了突发性

急性胆囊炎，当即送他到县人民医院动手术。手术作了长达七个钟头，还未作完就发现他断气了……看了此信，你也不必难过。人已死，难过又有什么用呢？

齐坤生前好友：赵世飞

看完信，罗光琼只觉得一个霹雳在头顶上炸响。她眼前一黑，昏倒在地板上。

女友郁小凤哼着歌曲走进她的寝室，猛然看见这个情形，吓了一跳，慌忙去扶起她：

“光琼！你……怎么啦？”

她把她扶到床上，拾起地板上的信页看了一遍，止不住也落下泪来。

这几天，罗光琼正在满心喜悦地筹办物品，准备结婚。信上传来的噩耗，对她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！郁小凤急忙跑下楼去，把领导同志找来了。老团长看了信，沉思了很久，然后掏出烟卷，用打火机点燃，吸了两口，说道：

“小罗，你知道赵世飞这个人吗？”

躺在床上的罗光琼哭得死去活来。过了半天，她才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齐坤过去对我提起过……他有一个朋友姓赵……但我从未见过此人……”

“你不要太难过。”老团长说道，“我们马上打个长途电话，问一问白云县人民医院那边的情况。”

长途电话没有打通，省上在开一个农业工作电话会议，

把电话线路占据了。罗光琼提出要去白云县人民医院看看未婚夫的遗体。老团长想了想,同意她的要求,并叫郁小凤陪同她……

旅游车翻过一座山梁,向又一座巍峨的山峰脚下驶去。从高崖往下鸟瞰,它仿佛是一个蠕动的小甲虫。

二 不平静的心

白云山风景区,山势巍峨,古树遮天,在群峦的拥戴下,它就象一个雄武的巨人。轻纱般的云雾在茂密的森林上空萦绕,亭榭和寺庙,错落有致,幽雅清寂,在浓绿丛中若现若隐。曲曲弯弯的石板小路,宛如一条条裹缚白云山的玉带,登山的游人就象是在玉带上爬动的蚂蚁。

旅游车开到白云山脚下的旷坪里徐徐停下。乘客们拥挤着争先恐后地下车。车内只剩下罗光琼和郁小凤了。司机对她们大声喊道:

“同志,到终点站啦!”

郁小凤拿起提包,扶着罗光琼站起身子。下得车来,罗光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棵黄桷树下,难以自持地趴在斑驳的树干上“哇哇”地呕吐起来。从这里转车去白云县城是二十里。郁小凤见罗光琼的脸色苍白如纸,望了望朝山门涌去的游人,随后摇了摇罗光琼的肩膀说道:

“我扶你先去附近医疗站吃点药,然后我们再乘车去白云县城。你看怎么样?”

罗光琼气喘着,无力地点了点头。

郁小凤一手拎着提包，一手扶着罗光琼的胳膊，慢慢地朝医疗站走去。

医生检查了病情，说她的身体亏损得很厉害，要给她输一瓶葡萄糖。罗光琼最初不同意，在郁小凤的规劝下，最后也就同意了。她躺在观察室的病床上，医生拿来了输液瓶，郁小凤帮着把输液用的铁架搬到床前……

药液输上后，不一会儿，疲乏不堪的罗光琼便微微合上悲怜的泪眼，昏昏沉沉地睡去。

穿海魂衫的胖小伙不知什么时候趴在窗户外面，隔着玻璃窗朝屋里病床上的罗光琼窥望了好久，才把身子闪开了。

郁小凤并未发现窗外那个胖小伙鬼鬼祟祟的行动，她在病床边坐了一阵，便站起身子打算去外面转一转。刚走出门，她看见另一间屋子靠窗台的桌上有台电话机，就走过去拿起电话筒，想趁呆着没事作，先打个电话问问白云县人民医院的情况。电话很快就挂通了。

“喂，你是白云县人民医院吗？”她没精打采地对着电话筒说道，“我打听一件事：前几天，你们医院有一个患急性胆囊炎的人死在手术台上，有这么回事吗？他的名字叫齐坤。整齐的‘齐’，乾坤的‘坤’……”

话筒里响起女同志温和的声音：

“同志，你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存在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在我们医院住院的病人，没有一个死亡的，更没有患什么‘急性胆囊炎’的人死在手术台这种事情。”

“哦？”郁小凤张大了惊愕的眼睛。她想再问详细一些，

但对方已把电话挂断了。

她急忙跑回观察室，摇醒罗光琼，以惊喜的神情说道：

“光琼！我给白云县人民医院挂了个电话。那边说他们医院根本没有患突发性胆囊炎的人死在手术台上！这说明你收到的那个赵世飞写的那封信，说的是假情况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齐坤一定还活着。”

“这……会是真的吗？”罗光琼轻声问道。接着微微摇了摇头，她显然不相信郁小凤的话。

郁小凤把电话里的话重复了一遍，最后还强调两句：

“光琼，我不是拿假话来安慰你，电话里真是这么说的。现在我为你高兴得心跳都加快了！”

“医生！医生！”罗光琼忘了手腕上还插着输液的针头，一下子从病床上坐了起来，朝门口喊道。

医生从外屋进来了。

“医生，请你帮我把针头取掉！”她说道。

“你这是为什么？”医生冷冷地问道。

“我……没病。真的，我什么病也没有。我有很急的事，马上要去办。你让我走吧。这瓶药水钱，我照价付给你。”

医生见细胶管中间的保险玻璃管里的药液没往下滴了，黑着脸说道：

“可这里是医院，一切听医生的，请你快躺下吧。输液的时候，可以乱动吗？”

罗光琼无可奈何地躺下了。药液便又缓慢地滴起来。她翕动了两下嘴唇，说道：

“医生，你让我……”

“治病，是医生的职责。安心躺着吧，等到输完液，能不能让你走，我还得听一听我胸前这个听诊器的‘意见’。”说罢，他到外屋去了。

“医生是一番好心，你就不要想别的事情了。”郁小凤坐到床沿上安慰她。

罗光琼缄默少刻，从衣怀里取出那封信，看着信封下面的通讯地址，除了“白云县”三个字而外，其余的字迹太潦草，看不清。她又望了望铁架上的输液瓶，眼睛里闪出两道希望的火花，自言自语似的低声地说道：

“愿苍天保佑他……”

“光琼，你就睡一觉吧。”郁小凤说道，“我在这里也没事，干脆亲自去白云县人民医院一趟，再落实一下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好的。”罗光琼想了想，微微地点了点头，“小凤，你快去快回。”

……郁小凤乘公共汽车来到群山拱抱的白云县城，已是正午十二点钟。这座县城不大，新建的楼房也不多，整个城貌显得有些古朴。穿城而过的公路在这里便成了街道，汽车鸣着“嘟嘟嘟”的汽笛过城时，比步行还慢。街道两旁充斥着挑菜担、牵猪羊、用竹背篓背着大白鹅的人群。杂乱的人声中夹带着小摊贩高昂的叫卖声，以及卖锅盔的人为了招徕顾客，用擀面杖敲打木板的“梆梆”声。郁小凤第一次来这个县城。下车后，她向旁人打听找到靠城边的县人民医院。通过了解，医院答复的跟电话里说的是一样。

她既为罗光琼高兴，又为干这样缺德事的人而愤恨：齐坤的朋友赵世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为什么要编造假情况来害人？

从县医院住院部那幢青砖大楼走出来，她一路上思索着：齐坤在这个县文工团工作，他一年进修期满从荣阳市回来了。我何不去看一看？只要找到了他，一切情况都会真相大白。

想到这里，郁小凤便询问在街口上摆瓜子摊的白发老大娘，随即朝城中区走去。

白云县文工团座落在县城中心。高大、古朴而又雄雅的剧场，是前清时代建造的，不久前按照原来的样式修整过，青瓦黄墙，房脊两端各有一条回首流盼的龙头，房脊正中是“哪吒闹海”的造型，他脚踏风火轮，斜捆混天绫，手执乾坤圈，骑在“龙”身上。远远看去，给人一种逸趣横生的感觉。剧场的拱形大门内立着四根画着飞龙走凤的朱漆大圆柱，大门上方吊着几个彩绸灯笼。门前两侧坐着一对石狮子，嘴里衔着“元宝”相互对望。右边耸立着一块几米高的花花绿绿的剧目广告牌，吸引着一大群人围观。这个剧场占的位置好，周围的建筑又低矮，因此它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。郁小凤由于急着想找到齐坤，没有闲情逸致观赏剧场的风貌，径直走进大门……

再说躺在医疗站观察室里的罗光琼。郁小凤走后，她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望着药液一点一点地滴落下来，从乳黄色细胶管注入她的静脉血管里。往事象悠忽的云烟那样，从她那记忆的深宫里飘逸出来了——